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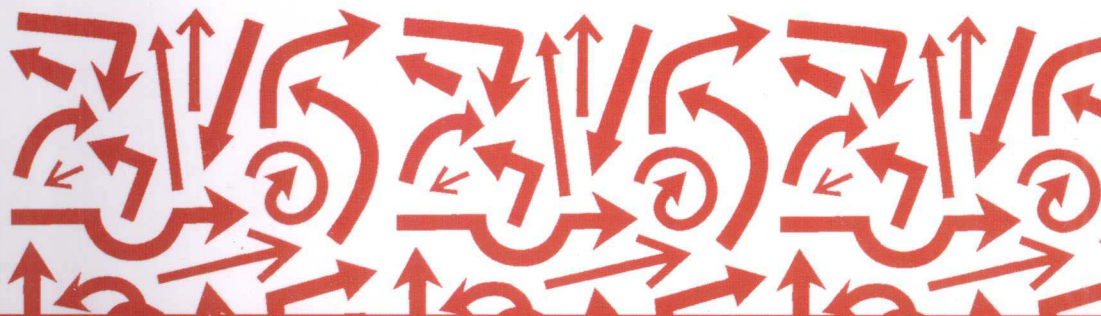
法律今典译丛



# 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 为何如此富有？

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 Come You're So Rich?

〔英〕G.A.柯亨 著 霍政欣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D081  
42

法律今典译丛



# 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 为何如此富有？

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 Come You're So Rich?

〔英〕G.A.柯亨 著 霍政欣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登记号:01-2005-41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英)柯亨著;霍政欣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

(法律今典译丛)

ISBN 978-7-301-16117-3

I. 如… II. ①柯… ②霍… III. 平等-研究 IV. D0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6498号

书名: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

著作责任者:[英]G. A. 柯亨 著 霍政欣 译

责任编辑:谢海燕

封面设计:高海云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6117-3/D·247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law@pup.pku.edu.cn](mailto:law@pup.pku.edu.cn)

电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7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7印张 232千字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 译者序

2009年8月5日凌晨,G. A. 柯亨因突发脑溢血在英格兰辞世,享年68岁。噩耗传来,全球社会科学界为之震动。《泰晤士报》、《卫报》等英国主要媒体随即发布讣闻,称国际哲学界痛失一位“最活跃、最富想象力的思想家、最风趣的演讲家”<sup>[1]</sup>,圈内学者亦纷纷撰文,深情缅怀这位当代哲学、政治学与法理学的巨擘。

一周以后,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我获此讯息。想到去年开始翻译本书时,还满心期待与柯亨教授会面,聆听他对公平的独到诠释,感受他的睿智与幽默;未曾想,不到一年,他竟与世长辞。书未付梓,斯人已逝;作为译者,我不禁扼腕叹息。

18天后,柯亨的封笔之作《为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sup>[2]</sup>,再过数日,我得知,本书亦将刊印。对于学者而言,著述就是其精神的再现、生命的延展,因此,这两本书的及时出版,我想,可以算作对柯亨最好的祭奠了。

柯亨的意外仙逝也让我决意放下藏拙的念头,撰此译序,对他的生平及本书做一简要介绍。虽然我对政治哲学未有深入研究,整体学识亦有不逮,但无论如何,作为译者,总觉得应该在此刻、此处写上几笔,既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更为了悼念逝者、寄托哀思。

柯亨的全名为杰拉尔德·阿兰·柯亨(Gerald Allan Cohen),

---

[1] See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comment/obituaries/article6790514.ece>;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9/aug/10/ga-cohen-obituary>.

[2] G. A. Cohen, *Why Not Socialism?* (2009).

学与现代社会学的工具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释。“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从此诞生。该书出版后,引起学界广泛辩论与高度关注,并获得伊萨克·多伊彻纪念奖(Isaac Deutscher Memorial Prize)。1988年,柯亨出版了第二本专著《历史、劳动与自由》<sup>[5]</sup>,该书收集了柯亨十年间撰写的多篇力作,除进一步完善“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外,这些文章还对第一本专著所引发的质疑与批判进行了有力的回应。1995年,《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问世<sup>[6]</sup>,这标志着柯亨的学术观点与研究重点发生转变,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走向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学术重心也开始从马克思主义转向规范的政治哲学。在这本书中,柯亨向三位当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罗伯特·诺齐克以及约翰·罗尔斯宣战,构建起独树一帜的柯亨式的政治哲学体系。

本书《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既不是专著,亦非论文集,而是以柯亨于1996年在苏格兰爱丁堡主持著名的“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时,发表的一系列演讲为基础整理而成的演讲集。本书内容淹博,体系阔阔,第一章从比较宗教信仰与政治信仰开始着笔,对政治信仰的形成机制做出了发人深省的颠覆性解读,并提出著名的“信仰悖论”。第二章是自传性回忆,在这里,作者娓娓讲述了他从幼年到青年的成长历程,用语亲切而不失真诚,笔触犀利而不失优美,让读者在行云流水般的回忆中洞烛成长环境对人的信仰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接下去的几章以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分作为起点展开论述,纠正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稚嫩与浅陋,亦揭示出科学社会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娩式主旨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

概言之,第一章到第五章构成本书的论述基础,这既为后文提出核心论点做好准备,其论述本身亦精彩迭出,尤其是柯亨以分析

[5] History, Labour, and Freedom: Themes from Marx (1988).

[6]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1995).

#### 4 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

哲学为工具对黑格尔进行的阐释,可谓抽丝剥茧、鞭辟近里,尽显其分析哲学大师的风采。

《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的主旨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以及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驳。在最后五章的论述中,柯亨坦言他已经意识到,在当代社会环境中,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受到挑战。首先,经典马克思主义预言,工人阶级的队伍会不断壮大、组织会愈加严密,不安全感会逐步增加,阶级矛盾会趋于激化;然而,当代社会的现实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愈加集中,而工人阶级则趋于分散,这不仅表现在地域上的分散,而且随着技术革命的推进,在专业上亦呈离散趋势。此外,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工业化国家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与安全感明显提升,阶级矛盾不仅没有激化,反而趋于缓解。

其次,经典马克思主义预言,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物质将极大丰富,全人类终将步入丰盈状态。然而,当代的社会现实是,随着人口的膨胀与工业化的推进,生态危机日益显现,环境灾难呈一触即发之势,人类的发展已经受到环境因素的严重制约。鉴此,柯亨认为,要想让全人类的生活水平达到今天北美与欧洲国家的水准,并在整体上进入丰盈状态,不仅是不可可能的,而且是灾难性的。

进而言之,这也可以解释经典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关注分配正义的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阶级社会是不可避免的,其财产结构决定分配问题,所以,对于一项政治运动而言,讨论正义的性质毫无意义,因为其任务旨在推翻阶级社会,而非探讨正义之标准。此外,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必将实现,届时,人人均能获得其希冀的一切,正义,任何理念上的正义,从功利主义到平等主义,再到自由主义,因而均得以实现。故此,提出“什么是分配的正确方式”这样的问题实无必要。

然而,必须正视的是,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依赖的两项预言不幸落空,关注正义,对正义与公平进行规范性的思考,就成为当代政治哲学家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于此,柯亨自然而然地将探

讨的对象转向在此方面影响最大的约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简言之,罗尔斯认为,要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就必须创建一套不会使任何人、任何群体获得优势的制度。天资、体质、外貌、个人魅力、性格、毅力,这些因素纯属偶然,或基于遗传,或基于后天环境,但均有可能产生优势,从而破坏平等。但是,由于我们不仅关注公平,也在乎自由,所以,我们无法彻底消除不平等。职是之故,罗尔斯提出“差别原则”,即当且仅当不平等为提高最不利者的地位所必要时,它才是公正的。换言之,如果给予最有才能的人更高的报酬,其目的在于鼓励他们创造出更多的产品,而他们额外生产出的产品的一部分,可以用于增加最不利者的利益,那么,有差别的物质激励就是公正的。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罗尔斯的上述理论已经在政治哲学界居于主导地位,备受推崇。但是,柯亨却不以为然,并对之展开了有理有据的批驳。罗尔斯认为,为了不危及自由,“差别原则”只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不适用于个人选择与个人行为。换言之,在这一结构内部,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出任何选择,只要差别原则得以适用,最终的结果就是公正的,因为最不利者的利益会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在这里,柯亨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逻辑悖论:在一个社会中,只可能存在以下两种情况:要么大多数人接受差别原则,要么相反。如果是前者,那么,他们就不会要求因其生产效率更高而获得更高报酬,因为依据差别原则,获得额外报酬只有在一部分人(其他那部分人,亦即不接受差别原则的人)不获得更高报酬就不愿创造更高生产效率的情况下才是公正的。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多数人要求因其生产效率更高而获得更高报酬,那么,使不平等成为必然的,正是他们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自私动机,而这样的社会,依据差别原则,是不公正的。如果是后者,即大多数人不接受差别原则,那么,他们就会将额外报酬的索要标准设置的非常高,以至于足以拒绝最不利者为过上体面生活而提出的最低要求。这样的社会显失公正,自不待言。鉴此,柯亨做出如下结论:“一个依据差别原则是公正的社会,不仅需要强制性规则,而

且需要贯穿个人选择的正义风尚(*ethos of justice*)。”换言之,一个社会是否公正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公正,取决于其构成成员是否公正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公正,而不可能像罗尔斯认定的那样,两者是相互独立的。自罗尔斯 1971 年出版《正义论》以来,尚未有学者提出过如此尖锐有力的批驳,仅此一点,柯亨就足令政治哲学界震动。

在证明正义既非来自历史,亦非源于哲学,而是发端于人的内心后,柯亨在最后一章着力探究富有的平等主义者的内心世界。在此,他发出振聋发聩的诘问:“如果你们比绝大多数人富有,又笃信平等主义,那么,你们如何能为自己不捐献大部分财产而辩解?”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问题,是一块异常危险的“哲学礁石”,但柯亨毫不躲闪,迎难而上,对这个触及政治哲学核心的难题进行了大胆而深入的解剖。在这里,柯亨不惜笔墨,层层推进,运用分析哲学的工具对富有的平等主义者拒绝慷慨捐赠的各个理由展开细致而严密的论证。最后,他虽然承认,在不平等的社会中,某些富有的平等主义者确有保留其财富的理由,但在一般意义上,他认为,信仰平等主义的富人应该捐献其大部分财富,以促进其笃信的平等与公平。

毫无疑问,《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堪称当代政治哲学的一部杰作,它视角犀利、观点独到,其中,关于信仰形成机制的阐释以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与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判极具原创性与说服力,在当代政治哲学家中,尚无出其右者。尽管有学者指摘它批驳有力,构建不足,对社会现实问题亦未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但是,客观地说,这是规范的政治哲学的天生特点,诚如尼采所言,规范性理论本身就是无法直接面对现实的理论,这固然糟糕,却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sup>[7]</sup>

柯亨走了,也许这个世界并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然而,他

[7] See Brian Leiter: *Marxism and Continuing Irrelevance of Normative Theory*, 54 *Stanford L. Rev.*, 1129, 1152, 1151 (2001).



充满哲思、独树一帜的作品已经深深影响了一代学人,他乐观豁达、惠人施助的精神已经感染了众多学子。行文至此,耳际不由响起克里斯·伯川姆(Chris Bertram)的哀叹:2009年8月5日,注定是一个黯淡的夏日。这一天,我们不仅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而且失去了一位伟大的人(We've lost someone who was not only a great philosopher, but a great person)。

谨以此文祭奠远在天国的柯亨教授。

霍政欣

2009年9月2日

于首尔国立大学法学院

冠岳山下

---

## 前 言

本书系由 1996 年“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演讲稿修订而成。正是应邀到爱丁堡主讲“吉福德讲座”,我才有幸在这座城市停留了一个月。在此之前,我对爱丁堡辉煌的建筑虽早有耳闻,也通过阅读有所了解,无奈每次总是行程匆匆,最多逗留一、两天而已,故一直无缘领会到它所受赞誉之真谛。爱丁堡令人心驰神往,因为它不仅拥有宏伟的建筑与纪念碑,而且群山环绕,公园遍布;不仅如此,对我而言,其更令人心仪的是位于王子街(Prince's Street)以北的新城(New Town)街道。这些街道匠心独具,不论曲直,均忠实地保留着 18 世纪的风格。这次来爱丁堡,我颇为幸运,住在坐落于夏洛特(Charlotte)广场的罗克斯堡(Roxburg)酒店。演讲开始后的第二天夜晚,我酣饮了这家酒店地窖里珍藏的上好红酒。酒足饭饱之后,我决定沿着新城壮丽的街道进行一次闲庭漫步。街石有意,仿佛在倾诉世间沧桑;我亦有情,有生以来,还没有哪一次如此沉浸于其间,哪怕是在牛津,抑或康桥。

我的演讲内容关乎平等主义,而发表演讲的环境却如此奢华——豪华的酒店、上好的红酒,以及在这座壮观、富足(在我有机会到过的范围内)的城市里所做的奢侈之旅,两者之间难免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和谐。然而,这种不和谐正是我倾心关注之所在,也是本书着力阐述之重点,同时也是本书如此冠名之缘由。

在本书中,我着重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并将这些思想体系一一与可能决定人生历程的选择联系起来。对于

x 马克思主义而言,相关的人生历程,就是我自己。恰如我在第二讲中所言,我自幼就被培养成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斯大林主义者),这好比其他一些人一生下来就浸淫在罗马天主教或伊斯兰教之中。强烈的社会主义的平等理论是我童年时期的思想乳汁,而我的思想任务就是力图用这种遗传特质来思考,遗弃不应被保留的,保留不能被遗弃的。社会主义与平等主义对我自己人生的影响,是书中的一个论述重点。

对于罗尔斯主义而言,相关的人生,并不是我自己的特别历程,而是泛指的人生。我花了不少篇幅提出如下观点,即平等主义的正义,不仅像罗尔斯派自由主义所教导的那样,事关确定社会结构的规则,而且事关个人的态度与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个人态度与选择是社会结构得以构建的元素。在政治哲学中,这些道理尚未得到应有的阐释,因此,在第八讲到第十讲中,我将着重对之展开论述。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写道:“历史……总有这样的良好习性:在产生任何真实的社会需求的同时,总会产生满足这种社会需求的方式;在提出任务的同时总会产生相应的解决路径。”她表达的这一观点滥觞于黑格尔,并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占据重要地位。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曾指出:“人类仅会为自己设置其有能力解决的任务。”这一观点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与积极分子深感宽慰并深受启发。但是,正如我在第3讲至第6讲中所论证的,这是一个灾难性的谬误,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

由于我会在书中尽力阐释这一失败,所以,在行文伊始,有必要强调两件事——一件关于我个人,一件关乎政治。关于个人的,我对将我培育成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依然心怀感恩之情,也丝毫未曾放弃马克思主义信念的中心价值观——社会主义与平等。关乎政治的是,马克思主义为自己设置的任务是将人性从资本主义市场带来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这一任务今天并未失去其紧迫性。虽然我们已经摈弃历史将确保这一目标终会实现的信念,但它依

然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因此,尽管我反对罗莎·卢森堡用欺骗性的激烈言词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但是,我的反对丝毫不会削弱我对社会主义的虔诚信念。我并非主张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平等本身,而是致力于反驳马克思主义(以及罗尔斯派)的如下立场,即力图削减作为道德规范的平等的分量。

\* \* \*

本书的最后七次演讲涉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在这七讲之前,本书还收集了我的首场演讲。在这场演讲中,我对如下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即我们执着信奉的理念(如我的信仰)为什么源自特定成长过程中的偶然事件——关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第二讲会做详细描述。

本书收集的演讲稿与现场演讲稿有所不同。“内容简介”在本书中单做一章,而在演讲时,它原本包含在第一讲中。第七讲无法刊印(读者们很快就会知道原因)。此外,在对稿件重新整理以交付出版的过程中,我对其中的一些论点做了实质性扩充,尤其是第十讲,不过,该讲尚无确切结论,不及其余各篇完善。

在爱丁堡,我最为感谢的人当属文学学院的鲍尔·麦克奎尔(Paul McGuire),他兢兢业业、优雅得体地承担了工作量相当可观的组织重担。玛莎·开普兰(Marsha Caplan)负责准备宣传单散发给听众,而且给她准备的时间往往十分仓促。罗斯·斯宝德(Ross Sibbald)负责演讲大厅的工作,确保了出入安全、畅通,未出任何意外。诚深铭感,谨此致谢。最后要感谢讲座的主持人:约翰·理查德森(John Richardson)、罗纳德·赫普本(Ronald Hepburn)、卡罗琳·希兰布兰德(Carole Hillenbrand)、梯姆瑟·斯普吉(Timothy Sprigge)、邓肯·佛瑞斯特(Duncan Forrester)、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罗素·肯特(Russell Keat)以及斯图亚特·苏瑟兰德(Steward Sutherland)爵士。

绝大部分演讲稿能达到今天这个样子,乃得益于众多听众与学者提出的鞭辟入里的批评意见。有些评论者的名字,我当时未

能即时记下,故无法在此一一提及。对此,我深表歉意。不过,庆幸的是,我记下了一部分评论者的名字,在此谨表诚挚谢意。他们是: Daniel Attas, John Baker, David Bakhurst, Jerry Barnes, Brian Barry, Paul Boghossian, Diemut Bubeck, Paula Casal, Joshua Cohen, Miriam Cohen Christofidis, Ronald Dworkin, Cécile Fabre, Margaret Gilbert, Keith Graham, Betsy Hodges, Susan Hurley, John Mcmurtry, Andrew Mason, Liam Murphy, Thomas Nagel, Michael Otsuka, Derek Parfit, Guido Pincione, Thomas Pogge, Joseph Raz, Jogn Roemer, Amélie Rorty, Michael Seifert, Horacio Spector, Gopal Sreenivasan, Hillel Steiner, Christine Synowich, Larry Temkin, Peter Vallentyne, Frank Vandebroucke, Robert Van Der Veen, Alan Wertheimer, Martin Wilkinson, Andrew Williams, Bernard Williams, Erik Wright, 以及两位未署名的哈佛大学专家。此外,保罗·列维(Paul Levy)、大卫·米勒(David Miller)与德里克·巴菲特(Derek Parfit)等3位专家从头至尾地评阅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宝贵建议。与往常一样,阿诺德·祖伯夫(Arnold Zuboff)不知疲倦地向我提出了极具成效的批评意见,我们花了很多个小时就演讲涉及的绝大部分主题进行了激辩,这使我受益良多。

xii

林德赛·沃特斯(Lindsay Walters)是一位梦幻般的编辑,我无法想象还能有谁比她更助人惠友。玛瑞亚·阿什(Maria Asher)为行文做出诸多润色。心感之余,并此致谢。最后,我要感谢爱妻米切尔(Michèle),我对她的感激,难以言表,相信所有认识她的人都会对此有所体会。

# 目 录

|                           |     |
|---------------------------|-----|
| 译者序                       | 1   |
| 前言                        | 9   |
| 内容简介                      | 1   |
| 1 信仰的悖论                   | 8   |
| 2 一个蒙特利尔共产主义犹太人童年时代的政治与宗教 | 25  |
| 3 社会主义的发展:从空想到科学          | 53  |
| 4 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              |     |
| ——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中的分娩式主旨         | 74  |
| 5 人民的鸦片                   |     |
| ——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马克思心中的上帝      | 101 |
| 6 平等                      |     |
| ——从事实到规范                  | 129 |
| 7 坏事变好事的方式                |     |
| ——罪恶问题刍议                  | 149 |
| 8 正义、激励与自私                | 150 |
| 9 在哪里行动                   | 172 |
| 10 政治哲学与个人行为              |     |
| ——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       | 191 |
| 参考文献                      | 234 |
| 跋                         | 240 |
| 致谢                        | 242 |
| 索引                        | 243 |
| 从悖论出发(代译跋)                | 254 |

---

## 内 容 简 介

1

于是,我们奋力前划,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倒退,进入过去。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Scott Fitzgerald):《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

1963年,我阅读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书中最后一句话(摘录如上)让我深有感触。在过去的33年间,我常向自己重复这句话,而每当这个时候,总会百感交集,其中既有欣慰,亦有痛楚。

当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这句话是写给所有人的:其中的“我们”,意指我们每一个人。然而,尽管每一个人的过去都对他(或她)的现在具有重大影响,但对其中一部分人而言,过去的分量会更重,而对于我,过去的分量无疑是沉甸甸的。20世纪40年代,我出生于蒙特利尔共产主义社区的一个共产主义劳工家庭,深受强烈的平等主义熏陶。我的亲身生经历及耳闻目睹,使我一直忠诚于童年时代所接受的规范教义,尤其是对平等主义,我不仅始终笃信之,而且极力倡导之。这是我无法逃避的宿命。湍流不停地将我拉回原地,不论我试图往其他哪个方向拼命划桨。

这些演讲给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我能够认真反思我的平等信念,并对其他思想家就平等的性质及其实现模式提出的几种观点,进行深入思考。对此,我深为感激。从某种意义上说,

## 2 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

2

社会平等是如下三股思潮在道义上的必然要求,而这些思潮在某  
种形式上也左右了这些演讲的内容。它们是:一、经典马克思主义;  
二、信奉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这在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著作中得到体现;  
三、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主义特质。这三种教义均将平等视为分配正义问题的答案,亦即关于如何分配  
社会中的利益与负担方为公正的问题,尽管各自的方式有所不同。  
不过,这三种教义对实现平等的主体,有着明显不同的理解。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我们实现平等,系经由历史,并且是历史  
的产物。对此,我将在第三讲至第六讲中再行详述。马克思主义  
者生活在以下信仰中:长达数个世纪的剥削与阶级斗争的完成,  
是实现物质丰盈的前提条件,而物质丰盈是实现全方位的个人发  
展的前提条件,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得  
到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依据罗尔斯主义者的观点,实现平等,并  
非阶级斗争(其终结依赖于未来实现物质丰盈)的任务,而是宪政  
建设的职责。民主政治必须确立某种平等主义的原则,细言之,这  
些原则必须强制施行平等,但不平等能使社会的最不利者受益的  
情况除外。对于基督徒而言,马克思主义也好,罗尔斯主义也罢,  
其理念都是误导性的,因为平等所需要的,不仅是历史及其必然导  
致的物质丰盈,也不仅是政治,而且需要一场道德革命,一场人类  
心灵的革命。<sup>[1]</sup>

早在幼年及青少年时期,我就了解并信奉马克思主义,也了解  
但不信奉基督教。毫无疑问,激进的自由主义以某种前罗尔斯主  
义(pre-Rawlsian)的形式存在着,但是,我对此一无所知。对于基督  
教对平等的态度,我的态度——亦即对那些信奉平等的基督徒的  
态度——是惊讶,夹杂着淡淡的不屑。我认为基督教关于平等的  
规定十足幼稚:基督教义要求,不通过阶级斗争,而是通过道德斗

---

[1] 对这三种主义或教义的简要描述可能会被认为夸大了它们之间的分歧,而忽  
视了它们的相似之处。不过,这里的描述足以揭示出这三种主义或教义关注  
的重点以及它们的特质存在显著差别。



争,来实现社会改革,这不仅欠缺可行性,而且也不具备必要性。之所以欠缺可行性,是因为通过个人的自我改造来改变社会,是不可能之举;之所以缺乏必要性,是因为平等终究不可避免,这是历史的宿命。物质匮乏,会导致社会分裂成不同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平等不可能实现,纵使在全世界全力进行道义抗争;物质丰盈,会消弭阶级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平等的实现不可能避免,纵使争取平等的道义抗争会因此失去意义。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不论是在过去及当下的物质匮乏状态,还是在未来的物质丰盈状态中——道义抗争均无用武之地。至于主张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如前所及,我认为,它将宪政建设作为实现平等的理念,也是具有误导性的。我不得不说,平等主义的宪政建设以社会统一为前提,而后者又以平等本身为前提;我不得不说,我们不可能同时建设好宪政,除非且直到我们实现平等的那一刻,除非我们已经实现了只有历史方可造就的人人平等。

3

在第六讲中,我指出,我不再抱有平等具有不可避免性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在第九讲中,我提出,我对自由主义自以为掌握了政治诀窍而沾沾自喜的那种态度不假辞色。如今,我相信,为实现平等,需要改变社会的精神风尚(ethos),需要改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待彼此的态度。这一观念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基督教在这些事项上的观点,而在过去,我对基督教教义完全嗤之以鼻。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划出了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激流;在很大程度上,我超越了我的过去。

如果人可以预知未来,那么,二十多岁时的我,要是预见我现在所持的观点,定会惊愕万分。因为如果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整理上文指出的平等主义的三种形式,你就会发现,我现在的观点恰恰走到了我一开始所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对立面。之所以会是这样,是因为我现在的观点,其核心在于强调精神风尚,而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精神风尚作为社会变革的引擎,其重视程度远不及自由主义观点。所以,可以这样理解:我从最强硬的立场出发,却走到了最温和的立场上(恰巧在任何一点上,都没有涵盖中间的、自由